

任时光匆匆流去

沈昌文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任时光匆匆流去

沈昌文 著



YZLI0890127970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任时光匆匆流去 / 沈昌文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458-0501-7

I . ①任… II . ①沈… III .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8683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马 睿
特约编辑 陆 源
技术编辑 丁 多
封面绘图 谢春彦
装帧设计 周夏萍

任时光匆匆流去

沈昌文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1 / 16
印 张 18
字 数 220,000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501-7 / I · 173
定 价 38.00 元

出版说明

“海上文库”中沈昌文先生的两部作品《书商的旧梦》与《最后的晚餐》，二〇〇七年以小精装形式出版后，颇受读者喜爱。二〇〇九年我们又以平装本形式出版，仍然受到市场的欢迎。今年，我们将这两部作品重新编订，合为一册出版。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沈昌文先生来上海前，还专门写了一篇短文《对上海的怀念》，征求沈先生同意后我们拿来作为本书的代序。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先生在今年第四期《编辑学刊》上发表了《谁是我们的导师？》一文，其中谈到了张元济、王云五和沈昌文先生，现征求他同意，将他写沈昌文先生一段，作为本书的序言。另，《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曾发表访谈《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现作为附录收入。

沈昌文先生自撰作者简介，“一九三一年九月生于上海。一九五一年三月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曾任秘书、编辑、编辑室主

任等职。一九八六年一月起,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退休。”读此简历,或可体味“任时光匆匆流去”作为书名的含义,但我们更希望用这句及接下来的“我只在乎你”,能传递出沈先生对出版业的深挚感情和我们对老一辈出版人的敬意,也希望再版此书,可使读者一窥八十年代以来出版文化界的“旧梦”。

今年值沈昌文先生八十寿庆,著名画家谢春彦先生专为沈先生作画一幅,我们以此作为封面,既申祝嘏之意,亦希望出版业的后来者能从中得到一些鼓励。

上海书店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九月

丨对上海的怀念(代序)

沈昌文

我今年八十岁,已经到了一切“偃旗息鼓”的时候。蒙老朋友俞晓群先生好意,把我近年写的一些小文章编集成书,在他领导的海豚出版社出版,冠名《八十溯往》。他为此书写了一篇长文,评述我近几十年的业务——编辑出版工作。我看了他的大作十分惶恐,觉得很多地方是我不敢承应的。现在这本小书要在上海书展开展时期上市,他邀约我来上海。这却又滋生了我的另一个感想:我是六十年前从上海去北京学做出版的,现在回顾自己的整个做出版的过程,觉得实在离不开当年上海所受的教育和影响。因此,尽管我现在年迈乏力,哪里都去不动了,但是说要来上海,还是劲头十足。

我是当年上海滩的小工人,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那么,难道上海滩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也会给我什么正面的教益吗?会的。下面我用上海话来简单地说说我受到的教育。

受到的第一个教育是知道办事要“落槛”。这用到出版工作上,就是必须事事合乎情理,不能要强行所难。我因为太讲究“落槛”,有时不免要挨先进的革命前辈的“磕”,那也没有办法。第二个教育是学会“轧闹猛”。做出书的人就要学会这个技巧,因为有了“闹猛”,才能有人脉,有稿源。第三个最重要,我只会用宁波话讲——要学会“XIE XIE GA”(我是上海的宁波帮,有时只会讲宁波话)。那意思无非是说,做事要埋头苦干。干出书这一行是“无名英雄”,非得有认真苦干的精神不行。

上面三点,人们一定以为来自上海的商业圈。其实不然。我当年最信服的是我这个小仆欧伺候的地下的共产党人,他们对我这个小工人常常不惜教育。如第三点,那几个在宁波四明山打过游击的地下共产党员就常常用这句宁波话劝我耐心苦学。我在一九四九年前冒着风险在上海霞飞路跟俄国人学俄语,就是源于这个动力。

让我来上海看书展的机会,多想想上海,多学学上海的同行吧!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丨学习沈昌文先生做事

俞晓群

近些年,我为《中国新闻出版报》“晓群书人”专栏写稿,认真研究了十一位出版大家,他们是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胡愈之、吕叔湘、叶圣陶、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巴金和陈原。本来还想再写几位,但此类文章实在不好写,也因为自己近期工作太忙、太累,就此搁笔。前些天上海书店出版社希望将文章结集出版,取名曰《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收入“海上文库”。欣悦之余,也引起我的一些遐想。

我发现,我们平时经常说的“承继前贤”,绝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单是一种志向,而是一些活生生的人生经历。张元济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开创现代中国出版一代新风;叶圣陶先生兼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于一身,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样完美;王云五先生自学成才,被胡适先生称为“有脚的《百科全书》”,靠个人奋斗成为一代名家;周振甫先生一生默默耕耘,不计个人得失,被钱钟书先生赞为“小叩辄发大鸣”;

张中行先生满腹经纶,却一生居身编辑,甘于寂寞,都市柴门,大隐于斯,等等。显然,这些出版大家在思想上与行为上有共通之处,但在现实中,还是有许多不同。

想到这里,我的头脑中跳出一句话来:他们谁是我们的导师呢?或曰:谁是我的导师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对我而言,从事出版已近三十年,被动学习也罢,自觉追随也罢,潜移默化也罢,过去的日子和未来一些年,我做出版的行为主体,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径呢?细细思想,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值得每一位出版人追问的问题。我曾经说过,出版最讲求两个传承:一是内容上的文化传承,一是业务上的师徒传承。每一位从业的出版人,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转行而来,一定要有业内的领路人。因为出版是一个经验产业,许多事情都是课堂上和书本中学不到的。凡是从事出版工作的人,不存在无师自通,你总会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将你的“领路人”挖掘出来。他就是我们的导师。而这个领路人,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些人;可能是现实中的人物,也可能是历史中的人物。或耳提面命,或神交已久,他会是谁呢?

总结自己,在出版的意义上,我想到三个人:一是张元济先生,向他学习做人,二是王云五先生,向他学习做书,三是沈昌文先生,向他学习做事。其实作为一代大师,张元济先生是学不得的。在许多时候,我们对他的历史只能仰视,不能探究。王云五先生是一个奇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学了张元济,再学王云五,是正途。只学王云五,不学张元济,也许会走歪。”这是沈昌文先生的主张。

你可能会说,沈先生怎么不在你列的“出版十一家”之中啊?是的,即使在我试图接着写下去的名单中,有陆费逵、姜椿芳和范用……也没有沈先生的名字。但是,沈先生做事的风格是非常值得一写的,

也必须写。

二〇〇九年七月,我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第二年我就找到当年做“新世纪万有文库”的两位总策划沈昌文与陆灏先生,希望再续前缘,重启文库的梦想。我们一拍即合,当年就推出了“海豚书馆”,为读书人带来惊喜与欢乐,经过一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出版近三十种。最让人感动的是沈昌文先生,他在“海豚书馆”的总序《过去与现在的“三结义”》中深情地写道:“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前些年,沈先生得了一场重病,把我们吓了一跳。不久沈先生的病好了,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沈公啊,沈公》。准备发表前请沈先生过目,他看后笑着说:“写得不错,但有点像纪念文章,别引起读者的误解。”闻此言,我觉得不吉,就没发表,后来收入我的集子《这一代的书香》中。今年沈公八十岁,经梁由之先生倡议,我们拟编一套“80后系列”,为几位恰好八十岁的老先生出版集子,有钟叔河先生《记得青山那一边》、朱正先生《序和跋》,还有沈昌文先生《八十溯往》。沈先生让我为此书写序,我说不敢。他说来而无往非礼也,我已经给你写了四个序,你总应该还我一个吧!我掐指一算,我近些年出版的几本书《人书情未了》、《数与数术札记》、《这一代的书香》和即将出版的《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它们的“序言”都是沈先生写的,我还

能说什么呢？

回忆与沈昌文先生交往，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光景。记得一九九六年沈昌文先生退休，被我请到辽宁教育出版社，做我们的指导老师。帮助我们组织书稿、约请作者，还帮助我们建立编辑出版流程等等。那时我经常讲两段话，其一，对于我们新一代出版人来说，向沈先生学习，向商务、三联等有传统的出版社学习，是业务上的“一步登天”，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其二，在出版上，沈昌文先生是我们的“导师”！闻此言，沈先生不无幽默地说：“不，我只是导师的秘书。我的职称很低，能够做好你们的社外助理编辑就很不错了。”

学习沈先生做事，首先就是谦虚，或曰低调，或曰藏拙。说什么都可以，沈先生不在乎。你看，我总结出他的一些“为编之道”的只言片语，处处都被谦虚的气氛笼罩着，处处都表现着沈先生做事的真诚。他说，对待作者要服务至上，甚至有一点“奴才精神”也未尝不可；他说在专家面前要勇于说我不懂，切忌不懂装懂；他说作者是大知识分子，编辑是小知识分子；他说编辑要以博为主，以专为辅；他说有时我们组稿不单是为了一部稿子，更是在“组人”；他说写文章最忌讳用“应该”二字，我们本没有指手画脚的资格；他说好文章要有内蕴才耐读，主张“钝刀子割肉”；他说好编辑不但要知道作者在写什么，还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有什么情趣、有什么困难；他说与作者谈稿子时，最忌讳说“这本书能挣多少钱”；他说做编辑需要有帮手，帮手分上、中、下三手，上手策划，中手设计，下手案头；他说即使是所谓“大编辑”也分导师型与秘书型两类，陈原先生属于前者，他自己属于后者；他说谈稿子不必一本正经，只要学会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坐以待“币”等等，一切都解决了；他说当了编辑就不要想再成什么“家”了，想成“家”就不要来当编辑；他说衡量一个好编辑的标准，不

单是看他的学问有多大,更要看他手中的好作者有多少;他说发现大专家不难,难的是发现像房龙那样一些普及型的专家;他说文人不必“有行”,文人无行,才好看,且“无行”的文人必有歪才,甚至奇才,把这些人的“才”和“行”都写出来,文章才好看;他说组稿时,首先是组到作者最想写的东西,而不是你最想让作者写的东西;他说编辑入门,首先要学会选稿子,其次才是改稿子,选到了好稿子,才会省却许多改稿子的功夫;他说编辑为人处世,最好左右逢源,最好不要树敌,不要参与争辩,多潜水,多围观,做旁观者、局外人,伺机而动;他说……

沈先生还有许多话,生动而有趣,能够面对面地向他学习,真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荣幸。现在沈先生的年龄大了,虽然他每天还背着一个大书包,在繁华的京城中跑来跑去,四处操心,四处吃请,但他说,他已经立下“不再谈稿子、不再开正会、不再出公差”的誓言。解释一下,所谓“正会”,就是正儿八经的会;所谓“公差”,不包括俞晓群邀请、沈先生的夫人批准,去上海见陆灏等人的差事。

这些年,沈先生的耳朵背了,还不肯带助听器,他说是噪音太多,让他的心静不下来,有时还会被一些不相干的突发事件吓一跳。现在多好啊,朋友们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推说耳背,没听清楚就看发言者的口型,还没听清楚就笑一笑蒙混过去。我想起前些天在北京的一次聚会,有陈子善、杨小洲、李忠孝等一些人参加,沈先生坐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说得兴起,我发现沈先生一直没说话,只是边听、边吃、边笑,我问您笑什么?他说:“我听见你们在说我爱你、你爱我的,怎么会不笑呢?”

目录

出版说明	1
对上海的怀念(代序)	沈昌文 1
学习沈昌文先生做事	俞晓群 1
费老的最后嘱托	1
汪老的儒行	4
向后看	7
柯灵老人与《万象》	10
荒芜的“荒芜”	13
关于《中国人学英语》	16
路是这么走过来的	19
读出真正的金克木来	23
清晨的一个电话	27

陈翰伯的一个意见	31
编辑与“好事”	36
陈原的编辑活动	42
陈原的几句外国话	51
从陈原的辛酸说起	54
“品牌”意识首先是原则性	59
陈原先生	63
陈著《总编辑断想》后记	65
界外人读	69
几十年后的话	71
最早的地理课本	76
清理旧物的感想	78
没有冯老,就没有当年的《读书》杂志	81
值得怀念的时代和值得怀念的人	85
少一些精神奴役的创伤	89
第一本历史教科书	92
从旧资料中学习	95
编辑工作的甘苦	98
人民有读书的自由	101
给“底气”	104
上苍的安排	107
宽容“淘气”	110
“爱得死脱”	113
旧时月色	116
脑后的那根反骨	118

若干乡谈	123
罪孽之一	126
感念闽籍翻译家	128
“重审”精神	131
于无意中得之	133
走老路得新果	137
文学版图和文化厨房	140
盛事可再	144
谁是衣食父母?	146
七十二·五十五·三	148
牛虻和虱子	151
编辑与饮食	154
北京菜、苦瓜和诗	156
鲑鱼·洄鱼·鳙鱼	160
带着臭豆腐去旅行	164
多吃虫子	168
吃遍中国	172
北京小吃	174
酒中的糟糠之妻	179
“普京”和“小二”	182
从食素到主义	186
王老教我做菜	189
世界文化视野里的饮食之道	192
“以食会友”考备	195
回到“前现代”去	198

老年时期	201
想做“三亚”人	204
不良成性	206
卫浩世的启示	208
自愧不如	210
阿拉伯数码之灾	213
文化追求	216
索引小事	218
《阁楼人语》后记	220
一头牛的看法	223
一个错字	226
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	228
俞晓群数术著作跋	232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弁言	235
买它一本并不冤	237
一点想法	239
“看闹猛”小记	241
历史的转折	244
到北京去做“醒客”	246
听听邓丽君吧！	248
“任时光匆匆流去……”	251
“束诸高阁”	254
附：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	257

费老的最后嘱托

费孝通老人在世时，同《读书》杂志的关系十分密切，但这同我并没多少直接关系。原因很简单，最早的联系人是冯亦代老人，他和费老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经常见面，有事不必我来操心。后来，张冠生兄为费老作了很好的安排，包括多次去郑州讲演，出席《读书》在那里组织的“越秀学术讲座”。到现在为止，我牢记在心并且感到深深遗憾的只有一件事，那是费老亲自同我交待，并且再三说明一定要做好的。他当时用英文对我说这事的重要，我印象尤其深刻。

大约在一九九八年中，当年费老大概是从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某日，老人忽然约我一谈，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现在大家都说老人要进行 physical exercise，这对老年知识人来说当然重要，可是很少人想到 mental exercise 对老年人的重要。他把 mental exercise 翻译为“思想操练”。他希望我把在北京的一部分老人组织起来，经常举行“思想操练”。我当场提了一些名字，他大多赞成。特别是李慎之先生，他们